

由工入神－論華佗神醫形象的形成

李宜靜*

潘素卿*

摘 要

最早記載華佗醫病救人的文獻是西晉陳壽《三國志》，文中荀彧對曹操說「佗術實工」，這是華佗形象的原型。但是，裴松之注《三國志》引文有「其驗若神」、范曄《後漢書》有「時人以爲仙」等語，可見，在南朝初期，華佗的神醫形象已具雛形。從唐朝開始，華佗的形象漸朝伸張正義等品德發展，《三國演義》中的華佗，是一位德術兼備的神醫。在現代民間故事中，華佗不但擁有神乎其技的醫術，還集多種美德於一身。綜合上述，歷代流傳華佗神醫形象的過程，反映的是世人期望醫生「仁心仁術」的歷程。

關鍵詞：華佗、神醫、形象、傳說、民間故事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Transcending from a Mortal to a Deity – Examining the Formation of Hwa Tou’s Image as a Medicine god

Yi-Ching Li*

Su-Ching Pan*

Abstract

The earliest written documentation citing Hwa Tou’s medicine practice for savings lives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Chen Hao’s “Tri State Odes” of the West Jin period, in which Xun Yu referred to Zhau Zhao of “Hwa Tou as the imperial medicine man”, which shaped Hwa Tou’s initial image. Nevertheless, references such as that cited in Fei Sung Zhi’s footnotes to the “Tri State Odes” of “Hwa Tou’s divinity-like diagnosis, and referred in Fan Yeh’s “Later Han Odes” of “How people regarded him as medicine god” revealed that Hwa Tou’s image as medicine god had gradually taken shape during the Southern dynasty, 420-488 A.D. Since the Tang dynasty, Hwa Tou’s image had steadfastly expanded into the morality of upholding justice, as Hwa Tou was depicted i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s a medicine god encompassing both the virtues and medicinal know-how. In modern folklore, Hwa Tou not only professed nearly divine medicinal skills but also embodied many virtues in one. Recapping the foregoing stated, the process in which Haw Tou’s image as a medicine god evolved over generations reflects the process in which mortals’ yearning for physicians to be kind in heart and perfected in whose medicinal skills.

Key words: Hwa Tou, medicine god, image, legends, folklore

* Lecture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Kang-Ning Junior College of Medical Care and Management

前言

最早記載華佗醫病救人的文獻是西晉陳壽《三國志》，從荀彧對曹操說「佗術實工」，可知他是醫術高超的大夫，這是華佗醫生形象的原型。但是，裴松之注《三國志》引《佗別傳》有「其驗若神」之語，范曄《後漢書》用「時人以爲仙」、「乃知其奇」，稱讚華佗養生有方、醫術奇妙，可見，在南朝初期，華佗神醫形象已具雛形。從唐朝開始，華佗的形象漸朝伸張正義等品德發展，至於明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從華歆問曹操：「王上知有神醫華佗否？」以及華佗分別爲關公與曹操治病等情節，確立了德術兼備的神醫形象，部分情節甚至成爲現代民間故事的經典。

華佗本是史書上的良醫，但在故事流傳過程中，他如何被形塑成神醫？這種變化反映出什麼心聲？歷代的華佗故事，有何異同？現代醫術日益發達，民間故事中的華佗是何形貌？針對上述議題，本文擬以時代爲序，以類似情節爲例，從歷代華佗故事的演變中，探索其神醫形象的內涵。

壹、六朝

陳壽《三國志》是最早記載華佗生平的文獻，但是，「華佗」此名與《三國志》及裴注，略有出入，因此，在論述華佗形象之前，先釐清名字的問題。《三國志》卷二十九：「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專。」裴松之注：「尋華佗字元化，其名宜爲專也。」依裴松之所述，華佗正確的姓名應是——華專，但是，爲何從《三國志》開始，大家都稱他「華佗」？陳寅恪在〈三國志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中的解釋是：

檢天竺語「agada」乃藥之義。舊譯爲「阿伽佗」或「阿羯佗」，爲內典中習見之語。「華」字古音，據瑞典人高本漢字典爲 rwa，日本漢音亦讀「華」爲「か」則「華佗」二字古音與「gada」適相應，其省去「阿」字者，猶「阿羅漢」僅稱「羅漢」之比。蓋元化固華氏子，其本名爲專而非佗，當時民間比附印度神話故事，因稱爲「華佗」，實以「藥神」目之。¹

¹ 陳寅恪：《陳寅恪先生文集（一）》（台北：里仁書局，1981.3.），頁 159-160。

依陳寅恪之說，華佗在《三國志》立傳之前，已被「當時民間比附印度神話故事」，並以「藥神」視之。因此，當他被稱為「華佗」時，其「神醫」地位儼然形成，但是具體形象，仍有待刻劃。南朝時期，不管是正史還是民間故事，華佗或具有神妙的醫術，或擁有神秘的色彩，這是神化華佗的第一個階段。

一、《三國志》

《三國志》前半記載華佗醫術高超、斷病準確，其用語是：「果如佗言」（見尹世條）、「一如佗言」（見頓子獻條）、「遂如佗言」（見徐毅條）、「如佗所刻」（見梅平條）、「如言而死」（見陳登條）等；後半寫荀彧為華佗請命，他對曹操說：「佗術實工」，華佗死後，曹操因愛子生重病而感慨地說：「吾悔殺華佗」，這些記載都可以證明：華佗是當代醫術高超的大夫，這是華佗醫生形象的原型。至於，華佗死前欲贈「可以活人」之書給獄吏的記載，亦可見其至死不忘救人的情操。

二、《佗別傳》

南朝裴松之《三國志》注華佗傳，共引七條《佗別傳》的故事²，有一條療病平脈的故事，其用語值得注意：

人有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說數見華佗，見其療病平脈之候，其驗若神。

《三國志》寫華佗醫術高超、斷病準確時的用語是：「果如佗言」（見尹世條）、「一如佗言」（見頓子獻條）等，屬於客觀的陳述，但是，此條記載某人向山陽太守提到華佗療病診脈「其驗若神」，這是神化華佗醫術的第一筆。

三、《後漢書》

《三國志》記載華佗醫病事蹟有二十四條³，《後漢書》情節相同者十五條

² 七條中有一條是為劉勳女治膝瘡的故事，（晉）干寶《搜神記》與之相同。

³ （晉）陳壽：《三國志》（鼎文書局，1987.5，六版）魏書方技傳第二十九有「當須剝割者，便飲其麻沸散」之說，後代的民間故事不但廣傳華佗為病人開刀的事蹟，對於他如何發明麻沸散的故事亦多所著墨，因此，本文將此敘述分為兩個情節單元。

⁴，若就這十五條來考察，《後漢書》對華佗的描述已有差異：敘事上較為簡潔，詞彙上頗多讚譽。二書相距約一百五十年⁵，這段期間華佗形象有了明顯轉變。

（一）年貌

《三國志》與《後漢書》皆無華佗生卒年的記載，僅提及年貌：

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為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三國志》）

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後漢書》）

二書皆記載華佗善於養生，即使百歲看起來還是很年輕，但是，《三國志》是說「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而《後漢書》則說「時人以為仙」，用「仙」字，是對華佗「曉養性之術」的肯定，也是神化華佗之語。

（二）麻沸散

一般而言，《後漢書》敘事較為簡潔，但是關於麻沸散的使用，卻比《三國志》清楚：

當須剝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三國志》）

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知覺，因剝破腹背，抽割積聚。（《後漢書》）

二書皆記載華佗在開刀前，會讓病人飲用麻沸散，使之無所知覺，但是《後漢書》進一步說服用的方法是「以酒服」，開啓麻沸散故事的首頁。

（三）外科手術

《三國志》與《後漢書》敘述華佗為病人實行開刀手術的情節，大致相同，但是《後漢書》的用詞更為具體詳盡，且有神化華佗之記載：

⁴（南朝）范曄：《後漢書》（鼎文書局，1987.1，五版）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注引《三國志》者有三條，引《佗別傳》七條。

⁵ 陳壽撰寫《三國志》始於晉太康元年（280），裴松之於南朝宋元嘉六年（429）完成《三國志》注，范曄撰寫《後漢書》始於宋元嘉九年（432），參杜維運：《中國史學史》第二冊（台北：三民書局，1998.1），頁93-112。

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剝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三國志》)

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知覺，因剝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後漢書》)

《三國志》與《後漢書》敘述之異如下：

- 1、開刀部位：《三國志》僅說「因破取」、「在腸中」，但是《後漢書》則具體點出「剝破腹背」、「在腸胃」。
- 2、處理手法：《三國志》「斷腸湔洗」句，《後漢書》則說「斷截湔洗，除去疾穢」，增加「除去疾穢」一句，使華佗開刀手術的過程更爲詳盡。
- 3、術後敷膏：《三國志》用「縫腹膏摩」⁶，而《後漢書》用「傅以神膏」，在「膏」前加上「神」字，這是《後漢書》讚美華佗「藥到病除」的療效。

(四) 病咽塞

記載治療病咽塞之事，《後漢書》比《三國志》簡潔，摘錄如下：

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萍齏甚酸，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於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以十數，乃知其奇。(《後漢書》)

雖說《後漢書》記事簡潔，但是文末卻比《三國志》多上一句「乃知其奇」，讚嘆之意溢於言表。⁷

《後漢書》敘述華佗的年貌用「時人以爲仙」、膏藥加上「神」字、醫病事蹟用「乃知其奇」讚嘆之，可見，華佗神醫形象在《後漢書》時期已具雛形。

⁶ 關於膏藥的記載，《三國志》僅有此條記載華佗手術後「膏摩」；《佗別傳》有三條：「以膏散著瘡中」（膝瘡條）、「膏摩被覆」（頭眩條）、「以膏敷創」（腹中半切痛條），亦即到了《佗別傳》，「膏」字仍屬中性詞彙，並無特別意涵。

⁷ 干寶《搜神記》也記載此事，但是僅記載到病人吐出一條蛇爲止，現代的民間故事與之相近，參任騁搜集整理《七十二行祖師爺的傳說》（台北：漢欣文化公司，1992.10）之「郎中的祖師——神醫華佗的傳說」，頁108-110。

四、《孔氏志怪》

《古小說鉤沉》之《孔氏志怪》收錄一條華佗的故事：

後漢末，有人得心腹痼病，晝夜切痛，臨終，敕其子曰：「吾氣絕後，可剖視之。」其子不忍違言，剖之，得一銅鎗，容數合許。後華佗聞其病而解之，因出巾箱中藥，以投鎗，鎗即成酒焉。⁸

這個故事是講某人得到心腹痼病，死後兒子遵其遺囑剖開腹腔，發現是一個銅鎗⁹，華佗聽到這個消息，剖開銅鎗並投入藥物，銅鎗立即變成了一桶酒。從腹腔取出的銅鎗，本是不可解的謎團，只有等華佗剖開、投藥，故事才有結局，因此，華佗的形象在此故事中，具有不可思議的神奇色彩。

貳、唐宋朝

唐宋兩朝記載華佗故事的書籍有《獨異志》、敦煌本《搜神記》與宋朝《太平廣記》。《太平廣記》收錄華佗故事者有：《獨異志》和《志怪》¹⁰。《志怪》收錄的心腹痼病條，參見「六朝」節，以下分述《獨異志》與敦煌本《搜神記》。

一、《獨異志》

據《四庫提要》「小說家類存目二」，《獨異志》乃唐朝李冗撰。書中華佗治膝瘡的故事¹¹首見於《佗別傳》，《獨異志》的情節大致相同，不同的情節單元素¹²，不影響華佗形象；但是，郡守病條則不然，最早記載此事的《三國志》，

⁸ 見魯迅：《古小說鉤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10.重印第一版），頁183。葉慶炳《中國文學史》（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7.8），據《隋書·經籍志》列之於「魏晉南北朝小說」，頁263。《太平廣記》卷二百一十八亦收錄此故事，注「出《志怪》」。

⁹ 鎗，或作鎗，六朝時期多指溫酒器，「銅鎗」意指「銅製溫酒器」。筆者案：此詞意承評審教授提供，謹於此致謝。

¹⁰ 參（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台北：文史哲，1981）卷二百一十八，頁1164-1665。

¹¹ （明）王圻：《稗史彙編》（台北：新興書局，1961）卷之五十亦同。

¹² 《佗別傳》與《獨異志》不同的情節單元素如下：1 身分：《佗別傳》的患者是「琅琊劉勳為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獨異志》是「有女子極美，過時不嫁」；2 患處：《佗別傳》是：「左腳膝裡上有瘡」，《獨異志》是「右膝患瘡」；3 症狀：《佗別傳》是：「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獨異志》是：「膿水不絕」；4 結果：《佗別傳》是：「有若蛇者從瘡而出，……。以膏散注瘡中，七日愈」，《獨異志》是：「俄有一赤蛇從瘡出，而入犬足中，其疾遂平。」

發展到《獨異志》，華佗的形象已有改變，茲引二文如下：

有一郡守病，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三國志》）

魏華佗善醫，嘗有郡守病甚，佗過之，郡守令佗診候，佗退，謂其子曰：使君病有異於常，積瘀血在腹中，當極怒嘔血，即能去疾，不爾無生矣，子能盡言家君平昔之愆，吾疏而責之。其子曰：若獲愈，何謂不言？於是具以父從來所為乖誤者盡示佗。佗留書責罵之，父大怒，發吏捕佗，佗不至，遂嘔黑血升餘，其疾乃平。（《獨異志》）

治療郡守的方法是要令他生氣才能吐出瘀血，《三國志》中的華佗，令郡守狂怒的原因是「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在病人看來，華佗是個貪愛財物卻不辦事的郎中；在《獨異志》中，他先要病人兒子講出其父惡行，然後「留書責罵之」，較之正史，這種筆法是「神醫的俠義行為讓人民的不平得到精神上的紓解與宣洩」¹³，呈現醫術與俠義兼具的形象，這是華佗形象從醫術神奇，走向兼重醫德的一大步。

二、敦煌本《搜神記》

敦煌本的勾道興《搜神記》敘述華佗的故事有以下數句：

漢末，開腸臑，洗五臟，劈腦出虫，乃為魏武所殺。¹⁴

勾道興「開腸臑，洗五臟」之語可視為《三國志》「斷腸湔洗」之延伸，但是《三國志》沒有記載「劈腦出虫」一事，不過古文獻中卻有類似的記載：

¹³ 參張慧玲：《神醫傳說研究——以故事學為觀點的考察》（新竹：清華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2000），頁121。

¹⁴ 參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研所，1984.1），頁1215。

一是《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庶子對扁鵲說，上古有位醫生叫俞跗，他治病法之一是「搦髓腦」¹⁵；二是《佛說楞女祇域因緣經》有「迦羅越家女年十五，臨當嫁日，忽頭痛而死」，祇域「便以金刀披破其頭，悉出諸虫。」之記載¹⁶，而此療法正是《三國演義》中，華佗給曹操的醫療建議。

因此，勾道興此段敘述，可視為上承《史記》、《佛說楞女祇域因緣經》、《三國志》，下啓《三國演義》的過渡。

參、元明清朝

元明清三朝，記載華佗故事者有元刊本《全相平話三國志》、羅貫中編次的明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清朝毛宗崗改作的《三國演義》及明朝王圻《稗史彙編》（收錄治膝瘡條，參唐宋朝節）。三國故事從元刊本到清朝的通行本，華佗的醫者形象，日益神化，其為關公與曹操治病的情節，也樹立了德術兼備的典型，因此書膾炙人口，以後的民間故事大多據此衍生，茲分三點論述之：

一、術德兼備

元刊本《全相平話三國志》卷下敘述關公因中毒箭，「天陰，覺臂痛」，華陀（案：此書皆用「陀」字）的方法是：

令左右捧一金盤，關公袒其一臂，使華陀刮骨療病，去盡毒物，關公面不改容，敷貼瘡畢。有詩為證：「……；也是神仙藏妙法，千古名醫說華陀。」說壽亭侯刮骨療病，四個月，瘡方可。

元刊本中的華陀是「曹賊手中人，見曹不仁」，激發一己的義憤與仁心，主動去荊州為關公刮骨療病，書中稱讚他「神仙藏妙法」、「千古名醫」，但是瘡傷仍需四個月才可痊癒。

¹⁵ 參（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洪氏出版社，1986.9），頁1144。

¹⁶ 參《大藏經》（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1971.1），頁899。

這段情節在明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五〈關雲長刮骨療毒〉節，有了更為生動的場面：

陀下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骨上已青；陀用刀刮之有聲。……。陀刮盡其毒，敷上藥，以線縫之。公大笑而與多官曰：「此臂屈伸如故，並無痛矣。」

華佗為關公刮骨敷藥縫合後，原本「右臂青腫，不能動止」，立即「屈伸如故，並無痛矣」，較之元刊本「四個月，瘡方可」，更具神效。臨走前，華佗堅辭不受禮金，而且留藥以敷瘡口。羅貫中改編後的華佗，不但是醫術神效，而且具有熱心、細心、輕財等醫德，這是走向德術兼備的一大步。

明嘉靖本卷之十六〈曹操殺神醫華佗〉敘述曹操頭痛，群醫束手無策，這時華歆入奏：「王上知有神醫華佗否？」接著說華佗用藥、針灸、開腹、縫合之事，與正史皆同，末以「此華佗真乃扁鵲之神醫也」收尾。華歆向曹操引薦華佗，一段話中，二次以「神醫」稱之，可見稱華佗為神醫，在明嘉靖本已然確立。

《三國演義》第七十五回，敘述刮骨療傷的情節大致如明嘉靖本，只是在手術後，關公向眾人說手臂已不痛時，增加一句「先生真神醫也」，也是繼承明嘉靖本的用語，直接以神醫讚譽華佗。

二、曹操病情

《三國志》記載華佗以針為曹操治頭風「隨手而差」：

後太祖（案：指曹操）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恆事攻治，可延歲月。」

此事在《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六〈曹操殺神醫華佗〉，衍生了華佗解釋病因並提出治療方法：

此病根在腦袋中，風涎不能出，枉服湯藥，不可治療。某有一法：先飲麻肺湯，然後用利斧砍開腦袋，取出風涎毒，此病可以除之，再不發矣。

《三國志》記載華佗多次診治曹操，甚至成爲專屬醫生，當他病情嚴重時，華佗的診斷是：此病一時難以痊癒，慢慢醫治，尚可延壽數年；《三國志通俗演義》描述華佗第一次見到曹操即說：唯有用利斧砍開腦袋，取出風涎，才可根除；《三國演義》第七十八回的說法與明嘉靖本大致相同。

華佗明快大膽的醫療建議，反映他對自己醫術的自信，與引薦人（華歆）稱之「神醫」的形象相稱，成爲後代民間故事講述華佗與曹操相遇的經典對話。

三、死前贈書

《三國志》與《後漢書》皆記載華佗入獄¹⁷，及至刑前的一段事件：

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與，索火燒之。（《三國志》）

華佗臨死前，贈書與獄吏的情節，在《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六，有了更爲詳細的描述：

獄中有一禁子，姓吳，人皆稱爲吳押獄，此人每日以酒食供養華佗。佗感其恩，乃告曰：「我今死於非命，恨有青囊書未傳於世。深感汝恩，無可以報，我修一書，汝可遣人送與我家，取將青囊書來付汝，以繼吾神效也。」吳押獄曰：「我若得此醫書，棄了此役，醫治天下病人，以全先生之德也。」……吳押獄回家，將書令妻藏之。旬日之後，操病越加沉重，華佗死於獄中。吳押獄卻了差役，回家問妻要書，行醫治病，妻曰：「青囊書吾已燒毀矣。」

《三國演義》第七十八回的情節大致如明嘉靖本，只有在吳妻燒青囊書部

¹⁷ 華佗入獄主因，《三國志》、《後漢書》、現代民間故事與《三國演義》所述不同，二者之異簡述如下：正史與現代民間故事的講法較爲相近——託妻病不返曹府；《三國演義》的情節是華佗要爲曹操開腦，還說曾爲關公刮骨，引起曹操懷疑與震怒，因而下獄。

分稍微「手下留情」：

吳押獄買棺殯殮訖，脫了差役回家，欲取青囊經看習，只見其妻正將書在那裡焚燒。吳押獄大驚，連忙搶奪，全卷已被燒毀，只剩得一兩頁。……。因此，青囊經不曾傳於世，所傳者止闍雞豬等小法，乃燒剩一兩頁中所載。

在《三國志通俗演義》、《三國演義》中，一卷書與獄吏不再是籠統的名詞，二者各自有了生命：

- (一) 華佗在獄中所拿出的「一卷書」叫「青囊書」、「青囊經」，後來被吳押獄的妻子燒毀或燒得只剩一兩頁。¹⁸
- (二) 獄吏姓吳，不但每日以酒食供奉華佗且樂於接受醫書，甚至辭職，打算鑽研此書「醫治天下病人」。¹⁹

此段華佗死前贈書、吳妻燒書的情節，也成為現代民間故事講述華佗臨終前後的經典故事。

肆、現代

現代的醫療技術可謂日新月異，被譽為神醫的華佗，在現代民間故事中是何形象？本文將以古今情節雷同的故事為例，說明華佗的形象因不斷流傳、衍生，反而更為豐富、生動。

一、麻沸散

《三國志》最先提及「麻沸散」的功用，《後漢書》則衍生了「以酒服」的飲用法。但是，華佗發明麻沸散的動機、過程及藥材有哪些？這些問題有待於現代民間故事的詮釋與補充。

¹⁸ 現代民間故事講《青囊經》存歿的問題，情節單元素略有不同：(1) 燒光，如《華佗、扁鵲名醫軼事》、《神醫傳奇》；(2) 燒了大半，如《中醫趣談》。

¹⁹ 現代民間故事進一步發展吳押獄對華佗友善的情節：(1) 送酒食，如《中醫趣談》說華佗替獄吏治病，《神醫傳奇》說獄吏兒子曾跟華佗學五禽戲，所以，吳押獄每日以酒食供奉他；(2) 送筆墨，如《華佗、扁鵲名醫軼事》說吳押獄非常敬重他，所以，為他送筆墨以便寫書。

（一）動機

現代民間故事講麻沸湯時，會先說促使華佗發明此藥的動機，如〈創造「麻沸湯」〉：「有個孩子頭上長怪瘡，華佗爲他開刀割除，刀剛入肉，他已疼昏了。華佗很難過，他希望能有開刀不知痛的藥。」²⁰〈華佗發明麻沸散〉的故事則說：「三國時代，戰爭不斷，很多百姓受傷，因沒有麻醉藥，每當開刀，病人的慘狀令人不忍。華佗爲了減輕病人的痛苦，作了不少試驗」²¹。

華佗的外科手術，已是令人嘖嘖稱奇，但是，他仍苦心思索、不斷研究動刀時能「減輕痛苦」，甚至「不知痛的藥」，孟子說：「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因此，若說華佗發明「麻沸湯」是仁術，那麼，促使他的發明「麻沸湯」的動機則是仁心。

（二）過程

現代民間故事講述華佗發明麻沸散時，皆會提到他努力不懈的研究精神，如上述〈創造「麻沸湯」〉：「有天，華佗爲喝醉的人開刀，病人不知疼，他決定自己也試試，並把此法稱爲『沉醉法』，但是，動大手術還感覺痛。此後行醫中，他陸續發現及實驗了『麻藥草』、『臭麻子果』、『曼陀羅種子』等，並和酒拌成散劑，取名『麻沸湯』；〈華佗發明麻沸散〉也有類似的講法。

至於〈華佗悲得「沸兒散」〉則從悲劇的角度刻劃華佗：「打從給關公刮骨療毒以後，華佗常想能有什麼辦法在動刀時不疼呢？有一天，聽說泰山有個果子吃後渾身麻木，華佗想要去找，兒子沸兒也要跟去。找到果子後，華佗要親嚐藥性時，沸兒搶著要試，他說：『你是先生，要是這藥有毒，還能給我瞧瞧呢。』沸兒一連吃了十幾個，忽地睡著了，到了半夜，才發覺他已死，原來，沸兒吃過量了。後來，華佗用這種草果與幾味中藥配成麻藥，爲了紀念兒子，把這種藥叫「沸兒湯」，即後來著名的『麻沸散』。」²²

這個故事以沸兒之死，呈現華佗父子對發現藥材來幫助病人的事，一直抱著努力尋找、不斷研究的精神，而且，爲了明瞭藥性，每種藥材都須親嚐，而其中所須承擔的風險，他們也都無怨無悔。

²⁰ 參中國傳奇編輯委員會：《中醫趣談》（台北：華嚴出版社，1988.12），頁 45-49。

²¹ 陶陽選編《中國民間故事大觀》（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頁 191-193

²² 徐東：《中國草藥故事》（台北：漢欣文化公司，1995.8），頁 437-439。

二、開刀手術

現代的醫療技術，日新月異，民間故事中，華佗為病人開刀的能力，與時俱進，而其醫德形象也隨之鮮明。

(一) 神奇醫術

- 1、換心，換心的故事始於《列子·湯問》，記載扁鵲為魯公扈、趙齊嬰「剖胸探心，易而置之」²³；華佗與此相關的故事，如〈換心〉講華佗為死人換狗心，為狗換泥巴心²⁴；如〈華佗救妻〉說華佗為妻子換豬心²⁵。扁鵲與華佗都有器官移植手術的本事，但是，在現代民間故事中，華佗還有起死回生的本領。
- 2、改頭換膽，〈改頭換膽〉講王允收養貂蟬，想藉她挑起呂布和董卓的糾紛，再由呂布殺掉董卓，但是，她的容貌甚醜，膽子又小，因此，華佗先後取了西施的頭、荊軻的膽，為貂蟬作手術，完成了殺董卓的計劃。²⁶這個超時空的器官移植手術，較之扁鵲，更是技高一籌，不但呈現華佗膽識過人的俠義精神，也將「神乎其技」的醫術推向頂峰。

(二) 歌頌醫德

- 1、〈四幅「丹青」〉：「有個畫家得了肚痛病，所有的醫生都治不好，華佗主動上門為畫家開刀，取出鴨蛋大的活疙瘩。」²⁷
- 2、〈行醫〉：「有個小孩患『肺癰病』，華佗割下壞肺，安上小豬肺，治好他的病，他的家人要送華佗禮物，華佗不收。」²⁸
- 3、〈郎中的祖師〉：「有個人找華佗看病，藥引子是「龍肝鳳膽」，後來，他遇到一位道長，只要山梨連皮帶核吃下就好，華佗得知後，去當道長的學徒三年。有天，他為腸癰病人開刀，道長因而知道他的身分，

²³ 見唐敬杲選註：《列子·湯問》（台北：商務印書館，1970.8），頁47，章太炎《國學研究法》將《列子》列為「晉人偽書」，頁44。現代民間故事〈治異疾巧換二人心〉據《列子》與河北省民間傳說整理而成，見《神醫扁鵲的故事》（重慶：新華出版社，1985.10），頁47-52。

²⁴ 參中國傳奇編輯委員會：《中醫趣談》，頁87-88。

²⁵ 參郝寶銘、孫華主編《名醫中藥的傳說》（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9.12），頁41-44。

²⁶ 參黃泊滄、陳林涌編《神醫名藥的傳說》（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7.6），頁29-31。

²⁷ 參中國傳奇編輯委員會：《中醫趣談》，頁78-80。

²⁸ 參中國傳奇編輯委員會：《中醫趣談》，頁89-91。

感動之餘，把醫術全部傳授給他。」²⁹

第一條故事是說當群醫束手無策時，華佗主動為人解難；第二條是說華佗藝精輕財，有器官移植手術的醫術，又不收禮金；第三條是強調華佗虛心學習的態度。這些故事，除了稱讚華佗的醫術外，也肯定其醫德。

三、斷病如神

(一) 診斷死胎

《三國志》中有一則華佗診脈斷死胎的記載：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胎已死矣。」

類似情節在〈真假華佗鬥智謀〉是：「華佗在揚州行醫，使得寺廟香火減少，因此，四處有了掛華佗名字的招牌。知府的媳婦懷孕十三個月，就是不生，因此，知府把四個『華佗』找來治病，只有華佗治好死胎，其餘三人趕快溜走。」³⁰

斷死胎的故事旨在說明華佗診脈準確，只是現代的講述者將孕婦變成知府的媳婦，孕期增長為十三個月，並增加幾個招搖撞騙的和尚道士，藉以襯托華佗的醫術才是真材實料。

(二) 觀面知病

中醫治病，講究「望、聞、問、切」，《三國志》嚴昕條即記載華佗以此技能斷病：

鹽瀆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

²⁹ 參任聘搜集整理《七十二行祖師爺的傳說》之「郎中的祖師——神醫華佗的傳說」，頁113-116。〈華佗虛心求學〉故事相近，只是藥引子換成「生人腦子」，而老醫生的藥方是舊草帽煎湯喝，被發現身分的關鍵在他為病人開砒霜的藥，見《中華民族故事大系·第一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12），頁72-74。

³⁰ 參中國傳奇編輯委員會：《中醫趣談》，頁67-71。

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

華佗問嚴昕覺得身體健康嗎？他說一如往常，但是華佗從他的臉上看到「急病」，果然，嚴昕在回家途中已經頭眩，半夜就過世了。

現代類似的故事是：「華佗在鎮上看到體壯如牛的鐵匠，說他有病，要是走得快，還能死前回到家。不久，華佗路過他家，他已在此時嚥氣。」因此，講述者說「如今人們請大夫治病，稱之為『看病』，據說就是從華佗傳下來的。」³¹

古今故事情節不變，只是嚴昕換成「體壯如牛」的鐵匠，而「急病」過世的時間更快，旨在誇張華佗斷病的準確性。相似的情節還有〈聞聲識病〉的故事：「華佗在門外聽病人的哼聲，就能判斷病情，如小孩的哭聲、病人的哼聲、裝病的小伙子等。」³²

四、研究針灸穴位

針灸穴位研發的過程中，與華佗有關的故事，其演變情形如下：

都郵徐毅得病，佗往視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欬嗽，欲臥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三國志》）

有人病腳蹠不能行，佗切脈，便始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一寸或五寸，從邪不相當，言灸此各七壯，灸創愈即行也。（《佗別傳》）

《三國志》以徐毅之死說明華佗斷病如神，便嘎然而止；《佗別傳》病腳條敘述華佗為病人針灸的位置與數量。

³¹ 〈看病的來歷〉，參任騁搜集整理《七十二行祖師爺的傳說》（台北：漢欣文化公司，1992.10）之「郎中的祖師——神醫華佗的傳說」，頁 107-113。

³² 參中國傳奇編輯委員會：《中醫趣談》，頁 54-56。

在現代民間故事中，二者有了巧妙的連結：「華佗因徐毅被誤診而死，激勵他研究更安全的穴位，例如他為兩腳不能行的病人，取得明顯的療效後，他圖示給徒弟看，後人為了紀念華佗在針灸方面的貢獻，就把這組穴位叫做『華佗夾脊』。」³³就此針灸故事而言，現代民間故事較之古籍，更著力於呈現華佗仁心仁術與努力研究的形象。

五、郡守病

為郡守療病的方法，現代的〈一張奇怪的藥方〉前半大致同《獨異志》，但是結尾略有增加：「病人氣得吐血後，華佗再開調理藥方給他兒子。這時兒子問：胸口還悶不悶？父親說：輕鬆多了，兩人抬頭時，華佗已走遠。」³⁴比之古籍只有留書罵人，現代故事保留責罵情節，增加開調理藥方，並等病人覺得輕鬆後才功成身退，更能突顯其細心負責之形象。

《藥王孫司邈》中也有類似情節：孫司邈故意惹惱隋文帝，原因是他得「鬱症」：「這種病，只有激發病人生氣狂怒，把胸中積鬱發洩出來才會好。」³⁵此故事只是將郡守角色換成皇帝，做法還是一樣，因此，以激怒病人為療法的故事中，〈一張奇怪的藥方〉的華佗形象是最好的。

六、五禽之戲

《三國志》與《後漢書》皆記載華佗傳授吳普五禽戲：

佗語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力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三國志》）

史書記載華佗了解運動可以養生、可以預防疾病的道理，並傳授吳普五禽

³³ 湯湘華、龔維義合著：《華佗、扁鵲名醫軼事》（台北：林鬱文化公司，1999.10），頁 115-117。

³⁴ 參中國傳奇編輯委員會：《中醫趣談》，頁 72-74。

³⁵ 參〈對症治病不用藥〉節，程遠：《藥王孫司邈》（台北：教育之友文化，2002.11）。

之戲，吳普施行此法，到九十多歲還很硬朗，現代民間故事對五禽戲的發明與流傳有更詳細的傳說：

- (一)《中醫趣談》：「華佗到獵戶家作客，觀看動物活動，認為它們不生病，是因為愛活動的緣故，因此更常觀看並記錄，寫成《五禽戲法》一書。先是自己練習，覺得身體更壯實了，就教體弱的小孩練，後來就有很多人跟著學，現在，人們練五禽戲，就想起神醫華佗。」(頁 50-53)
- (二)《神醫名藥的傳說》：「華佗在山裡採藥，看到雲鶴在飛，猿猴在蹦跳，心想，牠們不生病是因為它們飛跳活動的關係，因此，邊採藥邊注意五種動物的動作，編了一套五禽戲，自己先練習，覺得比以前壯實了，再教有慢性病的人學習，大家都說是好法子，學習的人越來越多。」(頁 44)
- (三)《華佗、扁鵲名醫軼事》：「華佗被留在曹操府中，除了偶而治病外，對於傳統的導引之術，正好有時間研究。他每天在後花園裡模仿各種動物的動作，編出一套『五禽戲』。先是自己演練，後教徒弟，師生外出時，會在園林中對舞，當地人看到了，也爭著學，從此，『五禽戲』便廣泛地傳開來。」(頁 125-130)

這三篇現代民間故事衍生的五禽戲情節有：

- 1、發明地點：獵戶家、山裡、曹操府。
- 2、理論淵源：自己觀察者如第一、二則故事，承先啓後者如第三則故事。
- 3、學習情形：自己先練，效果頗佳，或傳授弟子，或傳授體弱者，後來是學習的人越來越多。

關於五禽戲，史書記載華佗只傳授吳普，而現代民間故事說五禽戲「學習的人越來越多」，反映出華佗此人此事，也在民間「廣泛地傳開來」。

伍、結論

形成華佗神醫形象之過程，可分三大階段：

一、六朝時期，大多記載華佗的醫術精妙，醫德僅有一條：

- (一)在醫術方面，《三國志》以「果如佗言」等話證明其診療正確；《佗別傳》稱讚華佗醫術「其驗若神」，是神化華佗的第一筆；《後漢書》有「時人

參考文獻

- (漢)司馬遷(1986,9月):**史記**,台北:洪氏出版社。
- (晉)陳壽(1987,5月):**三國志**,台北:鼎文書局,六版。
- (晉)干寶(1980,3月):**搜神記**,台北:鼎文書局。
- (晉)列子,(1970,8月):台北:商務印書館。
- (南朝宋)范曄:(1987,1月):**後漢書**,台北:鼎文書局,五版。
- (元)全相平話**三國志**, (1961,10月)台北:中央圖書館影印本。
- (宋)李昉等編(1981):**太平廣記**,台北:文史哲。
- (明)羅貫中編次:**三國志通俗演義**,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明嘉靖本。
- (明)王圻(1961):**稗史彙編**,台北:新興書局。
- (清)紀昀等纂(1983):**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台北:商務印書館,。
- (清)毛宗崗改作(1985,9月):**三國演義**,台北:三民書局,六版。
- 魯迅(1951,10月):**古小說鉤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第一版。
- 大藏經刊行委員會(1971,1月):**大藏經**,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
- 章太炎(1983,1月):**國學研究法**,台北:西南書局,四版。
- 潘重規(1984):**敦煌變文集新書**,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研所。
- 杜維運(1998,1月):**中國史學史**,台北:三民書局。
- 陳寅恪(1981,3月):**陳寅恪先生文集(一)**,台北:里仁書局。
- 鄭一民(1985,10月):**神醫扁鵲的故事**,重慶:新華出版社。
- 黃泊滄、陳林涌編(1987,6月):**神醫名藥的傳說**,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
- 葉慶炳(1987,8月):**中國文學史**,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中國傳奇編輯委員會(1988,12月):**中醫趣談**,台北:華嚴出版社。
- 郝寶銘、孫華主編(1989,12月):**名醫中藥的傳說**,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
- 殷登國(1991,1月):**神醫傳奇**,台北:大村文化公司。
- 任聘搜集整理(1992,10月):**七十二行祖師爺的傳說**,台北:漢欣文化公司。
-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吉林卷編輯委員會(1992,11月):**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吉林卷**,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出版。

陳慶浩、王秋桂主編（1994，10月）：**中國民間故事全集之江蘇民間故事集**，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徐東（1995，8月）：**中國草藥故事**，台北：漢欣文化公司。

中華民族故事大系編輯委員會（1995，12月）：**中華民族故事大系、第一卷**，上海文藝出版社。

陶陽選編（1999，1月）：**中國民間故事大觀**，北京：北京出版社。

湯湘華、龔維義合著（1999，10月）：**華佗、扁鵲名醫軼事**，台北：林鬱文化公司。

張慧玲（2000）：**神醫傳說研究—以故事學為觀點的考察**，新竹：清華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

程遠（2002，11月）：**藥王孫司邈**，台北：教育之友文化。